

火车向北

◆ 张复林

我终于上路了，满怀青春般的期待。就像虔诚的教徒去往某个圣地，接受期盼一生的朝拜与洗礼。

从赣西北幕阜山深处的修水出发，经过几个小时翻山越岭的颠簸，汽车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九江。未敢停歇，赶紧上九江火车站买票，车票是K68次19:54分九江——北京西硬卧快车。在如今“和谐号”动车和众多高铁呼啸之下，昔日以速度取胜的快车正在被时代远远甩下。离发车时间尚有两个小时，站台上，列车进站出站不断发出尖锐的气笛声，混杂于行色匆匆南来北往的旅客间，我提着一只大行李包在偌大的站前广场踟蹰。

古有吴头楚尾、浔阳故郡之称的九江，我并不陌生。多年前，曾在这儿的一所师范学院度过三年美好时光，那三年，是我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站。我有幸在那儿遇上了一批良师，像教古代文学的梅俊道老师，教学严谨，颇具实证之风，我的一点古文学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教现代文学的卢文一老师，以他略带上海方言的缓慢讲述，常把文学青年的我们带到鲁迅郁达夫沈从文那一辈文学大师的仰慕之中；教外国文学的刘良吉老师，他的翩翩绅士风度，配以风趣幽默的语调，第一堂课就为同学们打开了世界文学的一座宝库；另外，我还多次聆听过鲁迅研究专家李彪教授的课，身形魁梧的李彪教授常给我一种仰止的感觉，并非仅因了教授身后屹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巍巍高峰，更多的是教授身上不时闪现的睿智与光芒，以及那种老辈文化人一脉相承的对国家民族的挚爱、悲悯与忧思。

当时学校有幢气派漂亮的图书馆。记得每逢不喜欢的课，我就冒着扣饭菜票的危险，偷逃进图书馆。那里大量的文学作品，对于一个先前仅接触过三国、水浒、西游的乡下孩子，不啻饥饿者遇见香喷喷的面包，我狂热地爱上了它们，常常不知白天黑夜地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做读书笔记，开始模仿着写一些自认为小说的东西，甚至不知天地高地厚地做起了作家梦。至今那十几大本的读书笔记和一大摞的手写稿仍像宝贝一样，置于我的书案之上。每每翻阅，读书时光便在胸中激荡。

今天学校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分散市区的几所高校早已合并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生数和教授数均达到相当的规模。我当年就读的学校成了其中一个校区，只怕早变了旧时模样，也便打消了去看看的念头。唯内心有种说不清的复杂。高校发展的产业化与上规模，似乎已成为当今中国高校做大做强的一种时尚。只是，教育乃百年树人工程，恐非一时热情与短期投入所能如愿。著名教育家、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今日诸多高校，走的恰是大楼的路数哉。

眼下我所短暂逗留的这座城市，拥有着名山（庐山）名湖（鄱阳湖）大江（长江）大动脉（京九铁路）等一系列得天独厚的先天和后天的优势，今日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放眼城市四围，宽阔的大马路四通八达，密匝匝的脚手架拔地而起，大型打桩机日夜轰鸣……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

犹记多年前，三五同学，从僻静的学校里后门，横穿热闹的三里街，沿浔阳东路，直插烟雨迷蒙的甘棠湖，领略点将台上三

国周郎雄姿英发；从车如流水人如织的烟水亭，斜插四码头，顺着某条老街巷，往东往西，七拐八拐，探寻“浔阳江上风，浪动灌婴井”的浪井；秋日落木萧萧，独立俯瞰万里长江的琵琶亭，感伤江州司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一声泪湿青衫的千年感叹；登临因宋江题反诗而名噪天下的浔阳楼，听说书人模仿及时雨醉酒歌哭：“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仰望耸峙江岸的锁江楼塔，古塔就像一支如椽巨笔，日夜书写着一条大江的奔腾不息，咆哮不羁，其间多少不平声，然逝者如斯夫……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不知在这座千年古城的怀抱里沉潜徘徊过多少回，为它厚积的历史文化而叹服感佩。以至于，街巷市井间，那带了长江水腥、蛮霸生硬得近乎干仗似的特有的九江卷舌音，也被我们下面这份来的同学竞相仿效，“大楼”被我们说成“躲漏”，“一路”念成了“衣楼”，“吃饭”则成了“稀饭”，诸般鹦鹉学舌，闹出不少啼笑皆非的笑话来。

督府巷，老城区紧邻甘棠湖的一条千年古街巷，为昔年吴国大将军水军都督周瑜府邸所在，周瑜曾率军驻守柴桑（今九江），在此演练十万水军，连蜀抗曹；唐时贬谪浔阳江头的白居易曾在此把酒吟诗，“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东坡先生于此临窗远眺秀甲天下的匡庐时，留下的千古名篇……今天，古街巷多处老建筑被拆除，按照城市规划，这里很快就会矗立起一片耸入云天的高楼。于一处刚拆除的古建筑旁，我捡起一块残破的瓦片，悄悄放入口袋。也许，这些刻满城市历史印痕的瓦片，这些沉淀了岁月风霜的见证者，城市再不会有它们安身的角落。

暮色降临，提醒我该进站了。挟裹在大包小包匆匆登车的旅客中，面对站台上昏黄的路灯，真不知我的此行抑或我的生命的这一次启程，是否也是一次晚点的行动。随着列车的启动，庞大的火车有如一头穿行黑夜的怪兽，“咣当——咣当——”铁轨碾压着沉寂的大地，怀揣梦想的旅人无不被带入黑夜莫名的深处。

坐于摇摇晃晃的火车上，我的笔尖也摇摇晃晃，一如我此刻难言而复杂的思绪。我反复思虑着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远行？我将作怎样一次漫游？或许只是渴望挣脱禁锢而做一次歌德式的精神远游，抑或是对老托尔斯泰选择二十世纪初某个午夜决然出走的敬佩与向往……然而，我此行的方向却是朝向一个喧嚣的大都市，与海明威笔下那只冻僵于乞力马扎罗山峰的豹子前进的方向恰好相反。于此，我又不得不对我此行的方向模糊起来，我实在不清楚这是对是错，也许不能以对错误论。一个人，只要心怀远方，带着激情和梦想上路，人生就会洒满永不黯淡的阳光。

夜深深，旅客多已睡下，嘈杂的车厢开始安静下来。可能是初出远门的淡淡兴奋，也可能是未知命运的不可捉摸，怎么也睡不着，一种无由的忧郁始终缠绕着我。取出身边携带的尼采的《为什么我是命运》翻读起来。“我知道我的命运”，该书的开篇即刻电击让我一震，似乎那位哲学大师正立身于我的面前，并且咄咄地逼问我：你知道你的命运么？

是的，命运——命运——我的命运是什么？此刻，唯有这向北的列车，承载着我的思绪，在大地上飞驰。

诗仙“不仙”

◆ 沈华诚

诗仙“不仙”

◆ 沈华诚



李诗“不仙”见于山水之乐。孔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诗仙崇道好远游，流连山水之间，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面对大唐的壮丽山河、田园风光，李白一改以往“惊天动地”的诗风，用清新自然的语言讴歌于山水，把自身的一腔抱负相融于山水，用巧妙的想象比喻于山水。

于是有了：当他漫游安徽清溪时，看到眼前如诗如画的美景，道出了山水“起坐鱼鸟间，动摇山水影”的宁静；当他长安“赐金放还”时，看到离别的景色，吟出了心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抱负；当他登上谢朓北楼时，看到江城晚秋的春色，写出了自然“两岸夹明镜，双桥落彩缸”的巧妙……正是这种“小清新”的创作，李白把山水诗推向了新高度、开拓了新视野，提升了新境界。

李诗“不仙”见于黎民之苦。正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李白天性豪放浪漫，他的诗多用来天马行

空的想象来表达远大的抱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自身创作的优势。但诗仙歌咏黎民百姓时，却喜欢用平实直白的手法来表达。

在《豫章行》中，诗人目睹征兵之惨烈，为水深火热中的劳苦众生发出了“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大声控诉；在《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中，诗人历经江中行船的险恶局面，对渔民和船夫生活的艰辛表达出“渔子与舟人，撑折万张篙”深切同情；在《秋浦歌十四》中，诗人观看工匠冶炼的热闹场景，对冶炼工人发出了“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颂扬之情……这些反映劳动群众生息劳作的诗句，李白都是用朴素无华的语言来吟诵，反而突出了诗歌“质朴中见真情，平实中见深邃”的功能。

作为“手可摘星辰”的摘仙人，浪漫主义无疑是李诗中最显著的特点，但如果诗只有“出世”的浪漫，没有“入世”的平实，诗就会“华而不实、言而无物、形而无魂”。诗品见人品，李白作为“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在他豪放飘逸与清新自然兼而有之的诗中，在他“仙”与“不仙”和谐共生的诗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代文人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最高的人生境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李白真不愧为“千古诗人之冠”。

认知天人，修明哲心 ——评聂峻《中国哲学》

◆ 王耀平

觉修养学习和历练，同时保持了各种良好心质并使之融合协调的哲性心质。这种哲心超越了传统的狭义“心说”范畴。修养“哲心”的途径，就是要“心归于中圆，既要内心归于‘中’而不走极端，又要心外行于‘圆’而灵圆周全”。

这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现代哲学体系。它既是一个能够自成体系、自我循环的有机系统，又是一个面向现实世界的开放空间。这座花园里，矗立两根千年巨木，一棵曰“中”，一棵曰“圆”，作者悉心吸纳前代精华，继承历代圣贤认知天人、修明哲心的传统，浇灌出生机盎然的千枝万脉。既有对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弘扬，又有挺立时代潮流的创新；既有仰望星空的形而上思考，又有脚踏实地的实践引导。

联系到作者前两部著作，可以清晰看到一行坚实的探索者的脚印。《两极论和中介论》强调“中介”的地位和作用，针对以往流行的包括“一分为二”在内的两极矛盾观存在的缺陷做了必要补充，将“一分为二”改为“一分为三”。看似一字之差，却有质的区别，用后者代替前者，包含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尤其是“一分为二”长期以来被视作经典理论和主流哲学观点，提出“三分法”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中论》则对“中”这一核心内涵做进一步拓展充实和理论升华。《中国哲学》则引入“圆”的概念，将两者放在同一系统中加以考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作者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哲学家，他大半生都生活在鄱阳湖边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被

称作“鄱阳湖畔的哲学家”。跟那些职业哲学家和学者不同，作者要面对周遭的许多压力：资料的匮乏、生活的重压、周围人的不解以及自身健康状况的困扰，等等，尤其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无处安插，他始终不处在一个人战斗中，他不得不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排除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内在的魔障，个中甘苦自知。然而，这一切不仅不能阻止他对宇宙世界的探究和思考，反而更加激发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像德国哲学家康德那样，一辈子没走出过葛底斯堡小镇，他凭借强大的内心力量、惊人的天赋和过人的勤奋，依然成就了一代哲学伟人，给世人留下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这就再一次证明了那句话：一个精神世界丰富强大的人，他的内心永远与过去和未来相通。

宋人张载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论语》中，作者对此加以延伸：“为天地立常心以求太和，为生民立长命以求安身，为先哲续新论以求真理，为万世开太平以求大同。”立天地常心，修世人哲心，立独创深刻之论，祈望万世太平——这既是作者结合当今时代赋予新的理解，又可视为作者自身的使命。

即便身处斗室，也要尽匹夫之责。作者是如此立愿，更是如此践行。也许，正是依靠这种孜孜以求的决心和“为先哲续新论”的宏愿，作者才在今天为我们奉上这部真正原创的、自成体系、内容丰富的哲学著作，为中国的哲学园地绽放出独具特色的花朵。

你的天空(外一首)

◆ 熊谦体

你的天空，广阔而深邃
太阳总想融化你
月亮常常守望着你
雄鹰多么想拥有你看吧，它终于衔着你
一片云彩
得意地飞翔
你的天空广阔而深邃

在你的天空里
我愿做无形的风
日日追随
而你因为，我的追随
绚丽多姿，幻化无穷

如果，倾慕人间
我愿随你
化作幸福的
相思雨

一对水鸟

湖边，车水马龙
时有游人驻足
风掠过白鹭
高昂的头
群鸟上下穿梭
所有的目光依旧
蓝天依旧
白云依旧
早起的太阳依旧
守望的月儿依旧

一对水鸟
依旧嬉于水

现在要慢

◆ 赵敏

风
吹慢点
再慢点
在我耳朵里
播种蛙声
就要这样慢
月色慢
莲花慢
池塘慢

那些往事
才能像一缕缕香
跟上我的慢
你，再不会
同自己
走散

庆祝“八一”建军节九十一周年(同题)

◆ 朱贵平

八一旗开首义筹，英雄喋血写春秋。
井冈星火延河水，北国风烟南海流。
赤帜高擎行愈疾，钢枪铿锵志方遒。
江山如画兵民绘，放眼全球一望收。

◆ 周克夫

投笔从戎记海东，一腔血战战旗红。
肩挑千载边疆月，身沐千层海域风。
国若金汤赖将卒，民多幸福寿姬翁。
江山有幸貔貅壮，春色商祈图画中。

◆ 黄友富

九秩征程岁月翻，硝烟弹雨入诗刊。
曾经万里岷山雪，历尽三更铁索寒。
带血旌旗标史册，冲锋号角壮波澜。
兵强骁勇歌寰宇，铸就英名画里看。

◆ 江德玉

曾有红心革命情，穿云破雾守前营。
旗飘疆土军威壮，手握钢枪虎气升。
铁壁铜墙皆勇士，人民子弟最精英。
好花应献从戎汉，美酒当酬护国兵。